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528期 印尼篇

组稿人：莎萍

小水滴

莎萍

燕窝

春天的使者
给自己带来了悲哀的秋天 剪刀似的尾巴
剪不断人类贪婪的欲念

一对长竹竿塔上蓝天
人像壁虎在崖沿上攀沿
为了那值钱的唾沫
生命？ 等闲。

渔船

吻过了多少浪尖
经历过多少风险
随着时间的摺叠
如今朽老腹破朝天

再也没有人来顾盼
冷冷清清搁置海边
人们呵！可曾记起
我有过多少贡献？

谜

每年的四月
心海就泛起涟漪
长年累月的相思
储蓄经年的回忆
心凄切 泪暗泣
廿五年前的冤案
是历史的错误还是故意
至今仍是一个谜

印华作协中秋万隆游

童行早

昨夜中秋不夜天，
今朝城堡畅游欢。
有心文友花丛里，
无限风光山外边。
连旺茶园生态美，
巽达美味自然鲜。
邝川李老谈时事，
袁总概为谢念娟。

注：邝耀章，寒川，李卓辉讲座；袁总～袁霓主席。
(2023/10/8日夜)

城堡畅游欢

读书趣事

云飘飘

小时候读书趣事多多，念四年级那年我搬到另一间学校继续我的小学课程。那时班里的同学们讲的都是他们的家乡方言。

有时候同学们会边讲边看着我笑，讲些什么又笑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根本听不懂他们讲些什么，又笑些什么。我到学校只管念书，念好自己的书就是了。所以，在课室里我很孤独。

那时我很喜欢画画。上图画课时，老师把图画贴在黑板上，我们就照着图画画。有的同学知道我爱画画就要我替他们画，这些同学还凶巴巴的操着生硬的国语叫我不可向老师告状。我回回都得乖乖的替他们画。

念初中时我喜欢上作文课。老师出一道题目我们就开始写。我的同座除了要我替她画画，作文也要我替她写。我说，我可以替你画画，作文怎么又要我写？我们的思路可不一样。她骂我胡说！硬逼我写，我写吗？看着这张凶巴巴的嘴脸，想起和平相处，我写啊！

有一次老师给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这一回，我想不替她写。岂料她气得把手伸到书桌下大力的扭我的腿，久久不放。我忍着痛不敢吭声。我写吗?写啊!就不解班里的这位才女兼美女怎会有这种心态？尽管如此，我心中对这些同学从没有过一丝恨意。

三年很快就过去，我初中毕业了。带着满心怀的希望和斗志走出校门，到城里继续我的高中课程。

那一年正是我追逐理想的起始。然而，这段学习生活竟如斯的短暂。我追逐的理想随着学校的被封闭而化为云烟——

那时，我看着同学们选择北返，回到遥远的北国继续读书。而我却没有这种机会。我留下，留在这片焦土，荒芜着我的年少岁月——

悲痛中我仅能面对已成定局的现实，我告诉自己，留下就应该好好地活下去，即使是活在无望中。活下去就应该工作，我开始走入工地，以辛苦和汗水换取我所需。

那一年我走入“社会大学”，继续我更广泛的实地学习。

疫情后占碑的中秋节

郭春明

疫情可要人命，又是无形的精神枷锁，束缚着人的行动自由，影响着华人一年正常的过节活动。像陷入冬眠足不出户居家过节。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磨难，疫情终结。喜而乐见萧条的街道日趋繁华，国民经济逐年好转。粽油业，煤，镍，橡胶，椰干，胡椒，咖啡，工业产品，养殖业大幅度攀升。贸易出口额创新高，失业率逐年下降。大大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估计今年的中秋节更具风采。

农历八月十五当天，家家户户早上先行祭祖。当夜幕低垂，摆放桌上的月饼，苹果，梨，柚，香蕉，牛油果，经济条件可许的话，三牲同祭多多益善。正好迎来月上柳梢头，恭恭敬敬地奉献合家的一片心意。当然亦有不沾香火的华人，显然为数不多的洋教虔诚者，人各有志，宗教自由，各奔前程。

至于经济能力向好发展的家庭，老少咸宜下酒馆，再添些亲朋密友，大伙儿热热闹闹，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氛围。开怀畅饮，共享一顿丰盛的中餐小宴，恰似好事兆吉祥的开心事。

每逢佳节降临，座落西南方向唯有一座大伯公庙，供市民进香叩拜土地神。一般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安康吉祥，也有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富贵吉祥。更有子孙成龙成凤，造福国民，光宗耀祖，反映了全民的夙愿。而正东南方向的“哥尼区”则是占碑人逛庙会的黄金地带，霎时成了人潮汹涌的汪洋大海。

一旦投身福庆堂大殿，敲锣打鼓声一阵紧似一阵，响彻云霄的鞭炮不绝于耳。蓦然，一幕惊心动魄的场面展现众人眼前。但见双人抬一空轿子，约莫六个组合，抬轿占夫前扭后推，遥遥晃晃，气喘如牛吃力地支撑着，光着脚丫子，赴汤蹈火般连闯一堆又一堆的熊熊篝火。活蹦乱跳的双脚似乎完好无损，从后头龙春官，沿途杀将过来，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最令人叫绝的是领头指挥官，一根小铁条穿透左右面颊，没一丝血迹渗出来。莫非神威显灵？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几处伙食部挤满了人，正在津津有味地享用免费炒面条，炒米粉，福建风味小吃。忽然从不远处的文娱表演舞台上，传来女歌手自唱的“甜蜜蜜”邓丽君离开我们20多年了。她那温柔甜美，悦耳，独特的唱腔，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心坎里，历久弥坚，叫人怀念又使人伤感。

夜深了，空中闪烁着万紫千红的烟花，热情欢送庆祝中秋节的观众。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优良传统的中秋节源远流长。

(2023年09月27日)

线上情

王伟豪

阴暗的夜晚，寂寞说周末，
昏暗的路灯，无影的街道，
屋内空无人，出外享夜幕，
闷心独在家，坐立挺不安。

对象无缘生，青春失意义，
电话铃响声，铃声提醒神，
拆散空幻想，跳跃接电话，
喊声–Hallo，连继喂喂叫。

对方是女孩，声音好动人，
响亮又温柔，广播员嗓子，
滋润吵哑声，天籁之音韵，
自我介绍后，聊天到半夜。

沟通绝投机，仿佛是知己，
一概之话题，笑声满话筒，
微妙的感觉，悄悄入心房，
桃花运当头，心花即怒放。

多次互联系，激起好奇心，
无缘又无故，自笑发出声，
工作不集中，震惊听铃声，
耳熟至能详，天籁之音韵。

每天焦虑等，那天籁之音，
白等一场空，苦思加忧愁，
幸好不久等，铃声再响起，
交流很融洽，彼此都投入。

时机似成熟，说好线下见，
预约某某日，香甜咖啡屋，
见面好紧张，各自待渴望，
握手说久抑，咱俩都尴尬。

我刚二十八，她已四十五，
年岁差太远，意愿难相投，
闲聊声无感，各自道离别，
夜晚又阴暗，寂寞胜孤独。

其乐融融的峇厘聚会

玉平

今年的六月中，已在去年到荷兰工作的老大和媳妇又来印尼处理一些事务。而在德国的女儿一家人也在六月底度假来印尼，他们先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玩几天，然后才来印尼。所以和我及老伴同住的老二和他们约好在巴厘岛见面聚会好了。做事负责的老二很快就定好了我和老伴及他们一家三口从麻里巴扳到峇厘的来回飞机票，还从网上定了一间别墅，这样到了峇厘我们都有落脚之地，也能三家人住在一块儿。何乐而不为！可惜老二要上班，我们只能去三天，7月7号星期五动身10号星期一回麻埠。老二也买了不少的麻埠的手信准备带去峇厘送给老大和女儿。7月7号早上九点我们整装出发，从家里坐的司只十五分钟就到了麻埠的苏丹阿吉.穆罕默国际机场。因带的行李不多，所以我们都随身带，不托运。我们坐的Lion飞机准11点起飞，约飞了一个多钟头，就到了峇厘登巴萨的伍拉.赖国际机场。拿了行李，下了飞机，走出机场，老二叫了一辆的司，告诉了司机他订的别墅的地址。别墅就在Kuta,从机场到那儿应该两个钟头就到了，因为塞车汽车却走了三个多钟头才到。一到了别墅，老大夫妇，女儿一家人已在那儿等候，我和他们一一拥抱，因疫情已四年没来印尼的女儿和老外女婿还是老样子，两个孙女确长高了。休息了一会儿，老大招呼大家吃饭，他已买了几包沙爹白饭，其实我们也饿了，只一会儿就把饭吃得盘见底。

老二定的这别墅不错，一个大客厅，饭厅也很大，二楼有三个房间，洗手间就在房间里，还挺方便的。饭厅里盘盘碗碗、茶杯、烤炉、冷热水的水箱…样样齐全。屋外还有一个游泳池。老大和女儿把从荷兰和德国带来的手信给了我和老二，而老二也把从麻埠带来的东西送了给他们。是交换礼物，也是久别重逢亲情的融合！在路上折腾了一天，我们也累了，和孩子们谈了一会儿我就和老伴上楼进房寻周公去了。睡醒后已是早上六点了，我漱洗后下楼，女儿立平已坐在沙发看手机。我坐在立平身旁和她谈天，还很开心的。以后大家都陆陆续续起床了。两个孙女和老大媳妇跑去游泳，别墅也像旅店一样，有供应早餐，我们轮流吃早餐。然后准备出发出去玩，这时已是中午11点了。老大先带我们去一家有卖榴莲的水果店吃水果，而老大媳妇的妈妈和她的大男儿及媳妇和小男儿已在那儿等候。亲家的大男儿一家人也住在峇厘。这间店的榴莲是好吃，剥开的榴莲肉黄橙橙的，那香味是没得说。可是价钱非常贵，我们也没多吃，塞牙缝尝尝而已。吃了榴莲，去一家中国人开的餐馆“香港餐馆“吃午餐。有烧肉、有虾、杂菜、蒸鱼、汤水…..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吃过午餐，我们上车去Kuta Pantai玩。能游泳的就下海去游泳，不游泳的就在海滩附近走走。眼看天已黑了，大家再上车去吃晚餐。吃过了晚餐回到别墅已是晚上八点了。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还没上楼睡觉，老二交代明天吃过早餐后我们要去Pantai Kitami玩，那儿很远，从别墅到那儿有60公里，可能会走两个多钟头，所以要大家早些起来，吃了早餐就直接出发。

这是在峇厘的第三天，我们吃过早餐就上了汽车，今天要去Pantai Kitami玩。汽车走了两个多钟头就到了目的地Nusa Dua海滩。那儿有温泉，能在里面泡澡或游泳。但进去要付费，本印尼人还七万五千盾，老外翻倍一百五十千。老二还了钱，拿了进门票进去了。要泡澡的或游泳的都纷纷换了游泳衣或游泳裤下海。我和老伴及亲家母在咖啡厅喝饮料吃东西。之后，亲家母拉着我用手机替我拍照。算是留个记念吧，还挺好的。等大家玩够了，洗了澡，穿好衣服，我们再出发去吃午餐。之后，我们去一间礼品店购物，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精致的手工制品、恤衫、奇特的小饰品、有巴厘特色的布料、肥皂、小孩的衣服…..等等。我没买东西，只在外面等。等大家买好集合后，天色已开始暗下来了，我们再出发，要去吃榴莲。车夫带我们在一个榴莲摊停下，这儿的榴莲不贵，小的三万盾一粒，较大的五万盾一粒。这次可不是塞牙缝了，我们大开杀戒，大吃特吃……之后，老二媳妇约我们去吃烧肉，去到那儿已是晚上八点了，吃了很多榴莲，我们还饱着呢，我只夹几块尝尝，吃了半碗饭。吃毕，回到家已是晚上十一点了。老二交代我们收拾好行李，明天就要打道回府，回去麻埠了。

我们回麻埠的飞机下午一点起飞，因担心塞车，我们十点就要从别墅动身了。动身前我和老大夫妇，女儿一家人拥抱，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带着别离不舍的伤感我们上车直奔机场。准下午一点飞机起飞，回到家已是下午四点了。三天的峇厘之行，三天和老大夫妇及女儿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峇厘聚会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难以抹灭的美好回忆！